

深圳

All about
marriage

结婚那点事儿
……

周爱华

周爱华 |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深圳婚事

All about marriage

周爱华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圳婚事 / 周爱华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40-139-6

I. 深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907 号

书 名 深圳婚事

著 者 周爱华

策划编辑 周 轶

责任编辑 蕾 薇

版式设计 叶 茂

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数 1-100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献给所有在情感中受伤的姐妹，
生命是一个疗伤的过程。

[目录]

Contents

- 01 先分东西,再奔东西 ...1
- 02 结婚比死更残酷 ...5
- 03 要不要做逃跑新娘? ...10
- 04 先结婚,再求婚 ...16
- 05 三个女人三台戏 ...23
- 06 天堂地狱都是比出来的 ...30
- 07 乳沟深深,深不见底 ...35
- 08 天上掉下个私生子 ...39
- 09 给爱情一记响亮的耳光 ...43
- 10 结婚证啊,结婚证(1) ...46
- 11 结婚证啊,结婚证(2) ...50
- 12 失业的男人像狗 ...54
- 13 女人不能惯,否则变浑蛋 ...60
- 14 婚姻是制造怨妇的温床 ...65
- 15 柳暗花明又一村 ...73
- 16 我就是犯贱! ...76
- 17 别跟我说什么纯洁 ...80
- 18 只不过是玩一玩 ...83
- 19 结婚证是一张什么样的纸? ...89
- 20 罗万宏杀人了! ...94
- 21 牵肠挂肚的不是情人,而是情敌 ...99
- 22 手机里的秘密 ...101
- 23 情敌相见不相识 ...103
- 24 罗妈来深圳 ...108
- 25 看谁能沉得住气 ...112
- 26 女人都是刀 ...116
- 27 无处倾诉 ...120
- 28 婊子与贞洁烈女 ...122
- 29 如果把你和他关在同一间屋里 ...129
- 30 罗千朵的御夫术 ...131

[目录]
Contents

- 31 又没办成结婚证 ...134
- 32 向姨子的目标迈进 ...138
- 33 做别人老婆不是什么好差事 ...142
- 34 “造人”行动 ...146
- 35 试着谈一场恋爱 ...150
- 36 心疼一个女人就是爱上她 ...154
- 37 前妻变成了二奶 ...160
- 38 两个女人之间的 PK ...163
- 39 爱情里的一条狗 ...168
- 40 今晚一定要堕落 ...174
- 41 爱也会冬眠 ...177
- 42 上官娜怀孕了 ...180
- 43 爱到极端就是毁灭 ...184
- 44 不是天真就是赌博 ...188
- 45 阅尽千帆皆不是 ...190
- 46 网上掉下个白马王子 ...196
- 47 春天悄悄来临 ...203
- 48 乳腺癌的阴影 ...208
- 49 死亡开了一个玩笑 ...211
- 50 幸福与结婚证 ...214
- 51 失败的绑架 ...217
- 52 没有很多很多爱,就要很多很多钱 ...222
- 53 向命运鞠躬 ...226
- 54 爱情不是韭菜,割了还会重生 ...229
- 55 高飞和上官娜 ...235
- 56 爱,不会原地等待 ...240
- 57 跟随内心的呼唤走 ...244
- 58 不是跟谁结婚,而是要不要结婚 ...249
- 59 罗爸罗妈的爱情 ...254
- 60 这一天,我们结婚 ...258

最近,罗千朵和高飞几乎不能心平气和地呆在一起超过十分钟,否则一定不欢而散。本来嘛,两人好端端地谈着心,聊着天,忽然就会为地板上爬过的蟑螂是公是母争辩起来,各持己见,谁也不让谁。

今天他们又吵架了,不过不是为了蟑螂是公是母的问题,而是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黄昏的时候,两人去散步,准备找家西餐厅共进烛光晚餐,增进感情。他们心里很清楚最近争争吵吵的日子使两人之间有了巨大的隔阂,都在想法子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黄昏的阳光明媚晃眼,罗千朵跟在高飞的屁股后面,说实话他的背影比正面更有魅力。她踩着他的影子,像个尾巴一样跟在后面不离不弃,这让她觉得他们是一体的。她暗暗发誓,再也不跟高飞吵架,要好好经营这份情感。

路旁有一个年轻的男乞丐蹲在地上,罗千朵掏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随手扔给他。

高飞转头说道:“你给他钱干嘛,他年纪轻轻,身体看上去也不差,明摆着是行骗。”

罗千朵说:“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,如果他不是逼不得已,这么年轻肯定不会来行乞。”

高飞说:“别滥用你的同情心,这样会助长他人的惰性。”

罗千朵说:“不就是一元钱嘛,值得你上纲上线,没完没了?”

高飞说:“这不仅仅是一元钱的问题!”

罗千朵嘲讽道:“难道还是杀人放火的问题不成?”

在罗千朵发誓再也不跟高飞吵架的五分钟之后，他们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吵了起来。

一些民工向他们靠拢。这些受尽城市冷落和欺负的民工们，喜欢大街上发生交通堵塞、车祸、火灾、情侣当街吵架和警察抓人，这些当代城市的特殊风景。当罗千朵和高飞一露出吵架的架势，民工们就饶有兴致地向他们聚了过来。

如果不是那乞丐来阻止，真不知道他们要吵到何时才收场。乞丐忽然站起身，说道：“这钱我不要了，还给你们，你们要吵去别的地方吵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”他把那一元钱硬币塞进罗千朵手里，这个动作特别慷慨、激昂、大气。

罗千朵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手里拿着那枚硬币，愣在那儿。

乞丐嘲讽道：“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人，为了一元钱，吵成这样，我看你们是穷疯了！”

民工们被乞丐的话逗乐了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罗千朵和高飞在乞丐和民工们的笑声中落荒而逃。

自然没有心情去共进烛光晚餐，两人回到家。

罗千朵越想越气，对高飞说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也太没风度，大庭广众之下为区区一元钱跟我吵。”

高飞没好气道：“我没风度？！我看你才是真没风度，泼妇似的。”

罗千朵道：“我真是瞎眼了，竟然会跟你这没风度的男人同居。”

这话如同一枚毒针，刺入了高飞心中最薄弱的那个部位，他凶道：“同居是你自愿的，我又没逼你。”

罗千朵和高飞同居有两年了，他们从没想过要结婚，一方面两人都觉得还小，还没有玩够；另一方面都认为婚姻是鬼，里面有着太多的牵扯和麻烦，拖泥带水的，会把人给拖死。同居就好多了，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以及恋爱的新鲜感，不用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上打斗和争吵，又可以腾出时间来经营各自的事业，还可以一起分担房租水电。如果哪一天情感破裂了，说声“拜拜”，各奔东西，互不相欠。

为了避免在同居中发生原则性的冲突，两人还制定了一份同居契约，大体内容是共同生活的日常开支全部实行AA制，同居期间要彼此忠诚，互不干涉对方的工作和理想，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分手时，另一方本着好聚好散的态度，不得纠缠，不准做出任何伤害性的言行等等。他们把契约贴在床头墙壁上，用来时时警醒自己。他

们在签定同居契约的那天,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,到卡拉OK厅要了一间包厢,唱了一通宵的情歌。

刚同居的那段日子,生活很快乐。下班回到家,一起下厨做饭菜,吃过晚饭手拉手去散步。夜晚两人坐在床上叽里哇啦东扯西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说一堆,怎么聊都不觉得烦和累。周末去爬山、游泳,或者通宵玩游戏。可是这种快乐的时光没有维持多久,就出现了问题。也许问题一开始就出现了,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之显露端倪。罗千朵很懒,不愿意下厨做饭菜,认为油烟会把自己熏成黄脸婆;高飞很忙,经常是几天几夜也见不到他的人影。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要么一声不吭,仿佛多说一句话也要交税似的;要么争吵不休,仿佛谁少说一句谁就会遭遇灭顶之灾。

他们变得水火不相容。

今天两人的吵架就如同江河决了堤,怎么也阻止不了。

两人吵到最后,话语里全是赤裸裸的仇恨。罗千朵气极了,摔了一个碗。高飞毫不示弱,摔了一个茶杯。罗千朵干脆把一杯茶水劈头盖脸地泼在高飞的脸上。她以为高飞会像以往一样,大义凛然望她一眼,咬牙切齿地说声“好男不跟女斗”,然后转身走进卧室,上网玩游戏。谁知,这一次,他恶狠狠地把她推倒在沙发上,叫道:“这日子没法过了,分手!”

“分就分,谁怕谁?”她大叫起来。

高飞从床头墙壁上撕下那份同居契约,摔在罗千朵面前:“要分就爽快一点,现在就分。”

“行!现在就分!”

两人一致认为再这样同居下去是对生命的扼杀、对青春的摧残、对人性的毁灭,本着好聚好散的态度,他们开始分割同居时共同买下的财产。冰箱归高飞,彩电归罗千朵;热水器归高飞,煤气灶归罗千朵……他们有些兴奋,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分糖果的场景。两人一边分一边笑,认为斩断旧恋情就会迎来美丽的新恋情,生活将会向他们展开崭新的一页,他们将会像鱼一样,游离这片受了污染的水域,在一片全新干净的水域里自由自在地生活。

分到最后,只剩下一台数码相机。看着数码相机,往事历历在目:那是同居的第一天,两人拿着三千元钱,准备去买一张豪华双人床。在他俩看来,床实在太重要

了，人生在床上，死在床上，欲生欲死也在床上。去家具店的路上，正好经过一家相机专卖店。促销小姐挡住他俩，向他俩展示相机。在促销小姐白皙的手掌中，在明媚的阳光下，这台数码相机像钻石一样光彩夺目。他俩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，不由自主把目光投向这台相机，不由自主伸出手去轻抚它。罗千朵说：“真想用这台相机记录我们相爱的点点滴滴。”高飞说：“我们干脆别买床了，买这台相机吧！”罗千朵说：“好啊。”

一台数码相机刚好三千元钱，他们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回到家，两人迫不及待地换上最漂亮的衣服，跑到华侨生态广场，摆出不同的姿势，拍了上百张照片。当天晚上把照片洗出来，看着各自夸张的表情，笑成一团。为此，他们有近两个月的时间睡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。不过接下来的岁月，他们用这台相机记录了无数亲密而珍贵的瞬间，那些照片就贴在书柜旁边的墙上。

两人看着这台相机，再看看墙上的照片，怅然若失，那么多美好的时光，真的可能随着财产的分割而断得干干净净吗？结束一段旧恋情真的像抖掉衣领上的灰尘那样简单容易吗？

沉默了一会儿，罗千朵喃喃自语道：“真的要分手吗？”

高飞看着她，轻轻地说：“还是别分了，这太让人伤感了。”

他们不再分财产，而是相拥着聊起了过去，聊起了相遇的点点滴滴。越聊越觉得两人的相识纯属偶然，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两人失之交臂。纯粹是机缘巧合，两人邂逅了，相爱了。这段爱情来之不易，怎么能像扔掉旧抹布一样地扔掉它呢。他们发誓要永远相爱，永远不提分手的事。

两人聊累了，勾肩搭背走出出租房，走进一家餐馆，准备好好庆祝破镜重圆。可是点菜的时候，他们又吵了起来，因为罗千朵特别想吃辣的，而高飞特别想吃清淡的。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旁边的食客纷纷扭头看着他俩。

餐厅老板走过来很客气地请他俩滚蛋。

想想看，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协调，两人还有生活在一起的必要吗？于是他们从餐馆出来，回到租房，继续分手和分财产的事。

当天晚上，高飞睡在沙发上，决定第二天找好房子就搬出去，从此两人互不相欠，各奔东西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下班后，罗千朵没有急着回家，呆在办公室上网玩游戏，反正和高飞分手了，她就是通宵不回去，也不会有人管。单身真好，无牵无挂，轻盈得让人想飞。

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接听。一个老女人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是千朵吗？孩子啊，我是高飞的母亲。”

罗千朵一愣，她和高飞同居的事一直瞒着双方父母，她老人家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呢？她本想说几句客套话，却脱口而出：“您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？”

原来前段时间高飞的一个远房堂哥来深圳出差，高飞带着罗千朵请他吃了一顿饭，出于礼貌罗千朵给他留了一张名片。他回到老家后，就把罗千朵和高飞同居的事告诉了高飞的母亲。

高飞的母亲先在电话里臭骂高飞，说他有了女友，都同居两年了，这么大的事，竟然不告诉父母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、天理不容。随后又滔滔不绝地安慰罗千朵，说他们全家都会对她负责，并且一定会负责到底。

罗千朵忙说：“不用负责！不用负责！”罗千朵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，所以也就不存在负责这事。

高飞的母亲在电话里声音都哽咽了，说：“你把一切都给了高飞，你不嫁给他，将来哪个男人还肯娶你？”

罗千朵心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谁还在乎处女啊，对于女人来说，处女都快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了。罗千朵的公司里有一个女人，三十多岁了，依然是处女，她就经常向罗千朵抱怨，说想拿根筷子把那处女膜给捅了。何况，现在也没多少男人希望自己娶的是一个处女，真正懂得享受的现代男人，在性方面同样聪明理性。没有性经验的女子需要花尽心力调教，如果费尽心机她就是不领情、性冷淡怎么办？有吸引力的女子并非青涩懵懂的那种，相反却是情场高手，懂得深入浅出推波助澜。何况，如果真的不幸爱上一个非常在乎处女之身的男人，大不了去弄个处女膜修补手

术,据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手术,价格便宜,三分钟成型。

罗千朵安慰老太太:“嫁不掉也没关系,大不了单身一辈子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啊,这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

一句“可怜的孩子”,让在深圳漂泊多年的罗千朵备感温馨,顿时,一股幸福之流涌遍了全身。

回到家,罗千朵把他母亲打来电话的事告诉了高飞。高飞没当一回事,心想过几天,找到住处,搬了出去,再向母亲解释。

过了三天,高飞终于找到了住处,准备周末搬出去。这时,罗千朵又接到高飞母亲打来的电话,说再过三天就是十一黄金周,她准备在10月3日趁着假期把罗千朵和高飞的婚事给办了,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白白地睡别人家的姑娘,他们家要对她负责到底。又说家里刚建了一栋新楼,装修得不错,已经把其中的一间布置成了新房。还说结婚请帖已经发出去了,这几天家里正在杀猪宰鸡,准备婚宴的事。

结婚?!罗千朵傻眼了,她从没想过要嫁给高飞啊!高飞也从未想过要娶她!最主要的是他们前几天才谈妥分手的事,而且高飞马上就要搬出去,她怎么能嫁给高飞呢?

何况罗千朵害怕结婚。虽然她骨子里渴望婚姻,渴望能跟一个男人天长地久,经历患难与共的永恒之爱。可是身处繁华都市,不幸看到无数人在婚姻这道门槛上磕绊得鼻青脸肿。从九十年代街道大妈“防火防盗防二奶”,到现在各地报纸的社会新闻版,无数包养、外遇、一夜情、家庭暴力,让人匪夷所思、拍案惊奇。

报纸上说,现在最火的行业几乎都跟离婚有关,针对婚外情调查取证的私家侦探迎来了百年不遇的兴隆生意,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忙得没日没夜、废寝忘食,做婚姻分析的心理诊所要二十四小时营业,连那些关于如何把婚离得漂亮的电视节目收视率也会偏高。假如这一切永远都只是写在报纸上的事情也就罢了,偏偏有一天,说不定自己的老公就开始夜不归宿了……

罗千朵害怕婚姻,还有一个原因,是小时候看多了父母在不幸的婚姻里苦苦挣扎,觉得婚姻像一个臭气熏天的沼泽地,一旦走进去,就会深陷其中,无力自拔。

罗千朵的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美人,却不知为何嫁给了罗千朵的父亲。罗千朵的父亲长得丑,又矮又胖又黑,是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。

罗千朵的母亲没有工作,白天在太阳底下和左邻右舍的那些娘们聊天、搓麻将、说人是非、道人长短。吃过晚饭,经常挑事端跟罗千朵的父亲吵架,骂罗千朵父

亲赚不了大钱是窝囊废二百五，还动不动往地下摔碗筷。每当这时，家里热闹得像集市，母亲哭天喊地，父亲坐在一旁闷头闷脑地抽烟，门口挤满看热闹的左邻右舍，她们评价罗千朵母亲摔碗筷的动作不够狠不够烈，又指责罗千朵的父亲没本事，连自己的女人都制不服，不像个男人。

其实罗千朵的父亲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他努力工作，疼爱老婆孩子，对外人有点自私。在罗千朵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没骂过母亲，母亲生个小病，他都会心急如焚。

罗千朵十三岁那年，母亲明目张胆地和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男人眉来眼去。那个男人在菜市场开一家烧鹅店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满身烧鹅味。父亲什么也不说，默默地忍着，一脸的悲伤和无奈。

罗千朵却忍不了，她找到烧鹅店老板，警告他：“你再敢勾引我母亲，我绝不轻饶你。”

烧鹅店老板挥舞着斩烧鹅的刀，骂道：“小鬼，是不是不要命了！”

她吓得屁滚尿流，怪叫着跑开。

既然奈何不了烧鹅店老板，只好把自己的母亲盯紧一点，以防她和烧鹅店老板通奸。

每天吃过晚饭，母亲便梳洗打扮一番，出了家门，装作去散步的样子，其实是想去跟烧鹅店老板约会。可惜不管她走到哪里，罗千朵都紧紧地跟在她身后，如影随行。母亲买来新书包和新衣服送给罗千朵，要罗千朵不要再跟着她。罗千朵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母亲。

那时罗千朵刚学会一个词——维护，这个词像一颗钉子一样钉进了她的心里。她觉得她一定要维护这个家的完整，维护父亲的尊严，维护母亲的贞洁。因此盯梢的行为在她看来是神圣而光荣的，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。

盯梢，几乎成了罗千朵那年最重要的事。放学的铃声一响，她背上书包就冲出了教室，同学喊她，她都没空搭理。

在罗千朵的眼里，母亲与往常的角色有了区别，母亲不是作为母亲出现的，而是作为一个被监控的对象出现的。

后来，罗千朵平心静气地想过这件事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做什么事情太用心了都会使人上瘾，比如偷情、比如盯梢……她有时真的有些害怕，怕自己在未来漫长的道路上，深陷于某件事情之中而不能自拔。

有一天，罗千朵把她母亲和烧鹅店老板堵在了一间屋子的床上，他们的衣服已

经脱了一半。她盯着他俩看，目光直勾勾、冷飕飕、阴沉沉，直盯到母亲的目光左摇右晃、无地自容。母亲穿好脱了一半的衣服，乖乖地跟着罗千朵走出了那间小屋。

在路上，罗千朵骂母亲不要脸。

母亲说：“再骂，我撕烂你的嘴。”母亲对她三番两次破坏她的好事怀恨在心。

“你就是不要脸。”罗千朵继续骂。

母亲冲上去给了她一记耳光。她捂着腮帮，像木桩似的被钉在原地。

母亲也愣住了，这是母亲第一次打她。

可是母亲铁了心，要去追求她伟大的爱情。有一天她对烧鹅店老板说：“我要离婚，我要嫁给你。”

烧鹅店老板说：“我从没想过要跟你结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以后最好别来找我。”

母亲羞愧极了，气愤极了，绝望极了。

母亲病倒了，憔悴得不像人样。

罗千朵幸灾乐祸，天天在母亲面前冷嘲热讽。可是父亲却什么也没说，整天炖红枣鸡汤给她喝，还给她买新衣服新鞋子，讲笑话逗她开心。

罗千朵简直气疯了，对父亲说：“她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这样的婚姻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吗？赶快跟她离婚。我和弟弟都跟你过，我们不要这样的妈妈。”

父亲说：“婚姻需要无限的忍让。”

婚姻如果需要无限的忍让才能继续下去，那么还有什么幸福、快乐可言？又何必结婚？

深夜，高飞回来了，罗千朵把他母亲要他俩回家结婚的事告诉他。平时稳稳当当的高飞突然之间大惊失色，慌忙打电话给他母亲，说不想结婚。

他母亲在电话里吼道：“你敢！”

高飞的母亲一生刚烈，做了二十多年共产党员，十多年村妇女主任，一向说话算话。曾经有一个村霸欺负村里的一位寡妇，村里所有的人都敢怒不敢言，高飞母亲拿起菜刀，就去跟村霸评理，村霸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从此，村霸老老实实。

高飞的母亲在电话里对高飞说：“如果你胆敢不回来结婚，你就等着我拿菜刀去深圳找你。”

高飞说：“结婚是我的事，你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，就逼我结婚，你这样做也太

霸道了。”

高飞母亲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、村妇女主任，如果让别人知道我的儿子睡了别人家的姑娘却不愿意负责，你要我颜面何存？”

高飞说：“你只顾自己的颜面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”

高飞母亲说：“废话少说，立即给我滚回来结婚。”

挂了电话，高飞说：“怎么办？说真的，我才刚满24岁，根本没想过要结婚！”

罗千朵说：“在乡下，24岁的男人，孩子都快要上小学了。”

高飞说：“怎么办？说真的，我才刚满24岁，根本没想过要结婚！”

他那份焦虑远远超过了罗千朵，而且不等罗千朵跟他说什么，翻过来掉过去就这么几句，弄得罗千朵实在没办法不发脾气，冲他嚷了起来：“你怎么变成祥林嫂了？一场婚礼就把你吓成了这样？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！”高飞一脸的委屈。

“那就别结啊！”罗千朵说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我父母把请帖都发出去了，新房也装修了，猪也宰了，鸡也杀了，如果不结，会让他们老脸丢尽，他们会恨死我的，这是箭在弦上，非发不可。”他已经慌了神儿，根本没主意了。

罗千朵懒得理他，先去睡了，反正已经跟他分手，他的事跟自己无关。半夜醒来上厕所，发现平时粘枕头就能睡着的高飞还躺在沙发上睁着眼睛发呆。

“这下刺激受大了。”罗千朵心想，赶紧安慰几句吧。

可他根本就不理她，还是那几句话：“怎么办？说真的，我才刚满24岁，根本没想过要结婚！”

罗千朵气得半死：“不就是结婚吗？又不是要你死！”

高飞说：“结婚比死更残酷。”

罗千朵说：“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高飞说：“当然有！我们公司的小刘，结婚之前生龙活虎，可是结了婚，要供房要养老婆孩子，现在整个人像泰山压顶，生不如死。还有我们公司的小朱，现在正在跟老婆闹离婚，他老婆不但要他净身出户，还要敲诈他一大笔钱，如今他焦头烂额，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。”

罗千朵说：“其实冷静想一想，结婚还真是一件挺残酷的事。本来是两个自由的人，却硬要用一根绳子牢牢绑在一起，让他们行动不便。我们公司的张姐就被婚姻

害惨了，她老公整天只会吃喝嫖赌，张姐要跟他离婚，结果他把张姐暴打了一顿，让她在医院里住了七天。”

两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控诉起万恶的婚姻。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投机。两人很久没有聊得这么开心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罗千朵睁开眼，高飞不在家。她吓坏了！心想一场婚礼不会把他吓到去自杀了吧。

正在提心吊胆时，高飞回来了，看着罗千朵充满怀疑的眼光，说：“我去买火车票了。看在我们同居两年的份上，麻烦你跟我一起回老家，想办法让我父母讨厌你，让这婚结不成。”

罗千朵说：“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这样帮你，你怎么报答我？”

高飞说：“只要破坏成功，回到深圳，我给你八千元钞票。”

罗千朵乐坏了，伸手与高飞击掌为盟。

9月30日晚上，罗千朵和高飞从深圳坐上了回高飞湖北老家的火车。

一路上两人雄心壮志，商量着如何破坏婚礼，他们分析战情，设计战略。罗千朵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不择手段地让高飞的母亲讨厌自己、看不起自己，一定要让这场婚礼胎死腹中。

高飞说：“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做逃跑新娘。”

罗千朵用力点头。

03

〔要不要做逃跑新娘？〕

10月1日早晨，罗千朵和高飞回到了高飞的家乡，湖北监利县Z镇高庄。

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庄，红砖青瓦的房子，屋前屋后绿树葱葱。村子后面有一条小河，河水哗啦啦地流着，两岸开满无忧无虑的野花，泉水从石壁上滚下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。村子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良田，这是中国有名的江汉平原。这里的天空是纯净而寂寞的天空，在这种天空下生活的人，对世界会有一种隔膜和错

觉。日子在这里显得特别悠久绵长,像一条缓慢深沉的大河,从容地在世界的边远地带流淌着。

罗千朵一直生活在城里,第一次走进如此美丽的小村庄,第一次看到如此广阔的平原,感觉特别好。

让罗千朵感觉更好的是,在村口迎接他们的足有30多人,全是高飞家的亲朋好友,大家都夸罗千朵漂亮。一些老婆婆还围着她左看右看,轻声交流,说她屁股有肉,腰身有肉,下巴有肉,耳朵有肉,是福相,可以旺夫旺子,又说老高家取了一个这样的媳妇,简直是祖坟冒了青烟。

罗千朵对自己的长相一直没信心,认为自己屁股太大,下巴太圆,腰身太粗,多年一直在进行减肥运动,吃过减肥药,做过健身操,练过瑜伽,还饿过肚子,只是一直没什么效果。没想到这种微胖的身材,到了乡下,就成了一种福气,就成了一种美丽。

罗千朵乐坏了,罗千朵一乐,就忘了此行的目的是来破坏婚礼。她管高飞的妈叫“妈”,高飞的妈乐呵呵地应着。她又管高飞的爸叫“爸”,高飞的爸也乐呵呵地应着。她与所有的人礼貌而亲切地打招呼,还把自己新买的发夹送给高飞的妹妹,又把几包零食送给村里的一些小孩。这样一来,大家更喜欢她了。

高飞在她身后用手指狠狠戳她,提醒她别忘了此行的目的,罗千朵痛得“妈呀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大家呵呵地笑着,说他俩真恩爱,大庭广众之下还调情。

高飞的母亲对罗千朵出奇地满意,拉着她的手,沟壑纵横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高飞的父亲对罗千朵也很满意,不停地把罗千朵介绍给村里的一些长辈,指着罗千朵说:“这是我儿媳妇。”

高飞没有大学文凭,他念大一时,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,然后一直在外面打工。高飞的父母一直担心高飞娶不到媳妇,没想到他却带回来一个这么可爱的姑娘,而且这姑娘还读完了大学。瞧瞧,村里最近几年娶的媳妇没一个是读完高中的,他们老高家真是长脸啊。

高飞的父母带罗千朵参观新房。那新房布置得真土,鸳鸯戏水龙凤吉祥的苏绣被面红彤彤地铺展了一床;所有的家具,包括玻璃窗都贴满了用红字剪的双喜,天花板上还挂了一个红灯笼。土是土了一些,但显得特别的热闹、吉祥。

高飞的母亲向罗千朵要了她父母的电话号码,给罗千朵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,邀请他们过来参加婚礼。罗千朵以为她的父母会觉得这是一场闹剧,荒诞无比,从